

農諱

唐紹儀

余鄉人也。離鄉以來。思歸之念甚切。一日國聞週報社嚴君來。余與之雜譚農村事。嚴君乞余詮次所言。以實報端。余維中夏以農立國。而勸農之官。自三代以訖唐宋未之或改。其後不設專官。乃以守令兼之。若夫言農桑之書。遠者不論。其利民切用。若齊民要術。農桑輯要。農政全書等。或爲官書。或爲私著。蓋指不勝屈也。

周代曠土遊民皆有征。所以驅民而納之農也。管子曰。積於不涸之倉者。務五穀。藏於不竭之府者。養桑麻育六畜也。農事先則野不積草。謂之野與市爭民。藏於民則府不爭貨。謂之家與府爭貧。家用足則市不成肆。謂之金與粟爭質。鄉分治則朝不合衆。謂之鄉與朝爭治。余謂在今日不必高論。但能如管子所言。使金與粟爭質。鄉與朝爭治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不希非分之榮。家有恆產。都邑無遊民。則根本固而百蠹千穿。皆應時而治矣。

外人每見內地小有事變。傷及外人。輒疑將有排外仇教之事。不知中夏素無國教。有之則周禮所謂建國之神。卽社稷是也。所者土神。稷者穀神。人非土不立。非穀不生。古之人享其功者必有以報之。故自有國以訖十

庶。皆得祀焉。立君則曰奉社稷。死國則曰死社稷。有國者之重社稷。無以異於重人民。而人民重社稷之念深。則不樂去其鄉。顧亭林曰。人聚於鄉而治。聚於城而亂。聚於鄉則土地闢。田野治。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。聚於城。則徭役繁。獄訟多。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。而欲長保此鄉村之美德。莫如師藍田呂氏鄉約之規條。使德業相勸。過失相規。禮俗相交。患難相恤。參用范文正義莊朱文公社會之制於其中。復力役之征。凡公民每年令服役於鄉數日。則雖有水旱見告。亦不致有死亡流離之慘。頻年乞賑內外矣。

外人過余者。又以中夏齊民。職此以往。或涉過激爲患。中夏自古卽有力役之征。無不勞其四體者。而於裁制商賈之法。令歷代漸趨寬大。遠西以勞動爲神者。中夏已行之數千年。清代病其煩擾。併役徭役於田賦。而力役之征始廢。中夏之民。夙愛和平。涉於委靡則有之矣。若云過激。則以生者過也。或謂中國農器宜舍舊從新。效法遠西。然農力不能供。假手私人。慮助長兼併之風。必不得已。招徠殷富。確立條教。嚴爲裁制。使之試行於西北地利未闢之地。則可。非所語於東南也。嚴君來促。遂書歸以之。